



# 那年，我成了一名“锅炉兵”

■曹新旺

提起高考，我就想起与同学“打赌”的事来。

那年，我未能参加高考，而是选择了当兵。几个同学小聚时，一位学习较好的同学对我说：“当兵有什么意思！弄几年回来，还不是老百姓一个，能有什么出息！”而且很武断地说：“不上大学，就那么点知识，这辈子不可能成什么事！”说完，满脸的不屑。

我耐着性子听完他的“演讲”，不亢不卑地说：“我承认，考上大学，特别是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，比不上大学不知要强多少倍，但你考上大学就能事业有成了？注定这辈子你就大富大贵、梦想成真了？我看未必！”

他仍不屑地看着我。

我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屑而停止说出我的想法：“我上不了大学，人生就注定没戏唱了？就注定一事无成了？当兵就注定没有前途了？我看还是未必！”

他满脸的不屑变成了疑惑。我也不屑地说：“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啥事也别说得太绝对了，人生还很长，未来怎么样真的不好说，真的一切还是未必！”

一连三个“未必”，像今年高考的数学试卷一样，在场的同学都有些蒙了。有的起哄说：“你们两个是在打赌吗？”

那位仁兄也来劲儿了：“打赌就打赌！我一个堂堂的大学生还混不过一个不上大学的？”

我还是那个词：“未必！”

那次聚会后，我们各奔东西。他们走进了大学校园，我则走进了绿色军营。虽说那次算不上真正的打赌，但我心里还是憋了一股劲：不能让那位同学小瞧了，在部队一定干出样儿来，也让他们看看，不上大学未必就是人生的失败者。

虽然这么想，但心里确实没有底，毕竟我真的没有上大学，与人家差“一帽兜”呢！

紧张的新兵训练生活很快结束了，期待着“下连”那一天。

一纸命令，我被分到了锅炉房烧锅炉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“锅炉兵”。在听到连长宣布命令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头有些发蒙，身体有些发软，呼吸有些困难，不争气的眼泪也流出来了……

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家时烧锅到了部队还是“烧锅”。看着一起生活了三个月的同乡、战友，有的被分到了卫生队，有的被分到了汽车连、战斗班排……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奔赴新的岗位，我的心拔凉拔凉的。

心情极差的我偏偏又成了同乡战友“开涮”的对象：“锅炉烧得再好，能烧出啥名堂来！”“一身灰一身汗的，又累又脏不说，将来能有什么出息！”

同乡的嘲讽，让我想起了同学满脸的不屑，心中极不是滋味。

但战友们说得不无道理：在连队喂猪，还有可能立功受奖呢，可烧锅炉这活儿是个啥工作！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窝囊的人、部队中最窝囊的兵。我有点开始怀疑人生：真的像那位同学所说，我将一事无成？

无奈，军令如山。我乖乖地卷起铺盖来到了我一百个不情愿来的锅炉房。

工作并不复杂，春夏秋冬为全团官兵供应开水。

放下铺盖，面对冰冷的锅炉、冰冷的房，我的心也冰冷到了极点：难道这

就是我的军营生活，当兵所要书写的历  
史？怎样告之亲朋？告诉他们，我在部队  
是烧锅炉的？一旦我的那位同学知道了，  
还不笑死我……我辗转反侧在锅炉房度过了第一个不眠夜……

真想撂挑子不干了！

可是，不干，真的一点希望也没有了，“打赌”也就彻底输了。干，还有一线希望，为什么不行呢！再说了，这只是分工不同，也没有什么丢人的！

别人看不起，无所谓，如果自己先把自己放倒了，那就真让那位同学说中了：没出息！

还别说，想到此，心里反而释然、舒坦了。我就认认真真地当起了“锅炉兵”，接下来就是铆足劲烧锅炉。这一烧就是三年。三年中，我不但把锅炉烧得红红火火，本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，更重要的是烧锅炉这份工作成就了我今天的事业。

“烧锅炉”，虽然说起来不那么自豪，但有一大好处，那就是我比班排的战士有更多空闲的时间，这就给我这个爱好文学的“锅炉兵”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写作的机会。我自费参加了解放军报、人民日报举办的新闻函授班，把自己微薄的津贴几乎全买了新闻报道方面的书籍，连“新闻ABC”都不懂的我，抱着教科书如饥似渴地“啃着”，比葫芦画瓢地写着，每晚12点之前几乎没有睡过觉，写到凌晨三四点是正常现象。有一次，我写到凌晨4点上卫生间，刚到门口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直接倒在地上。醒来后大汗淋漓，像做了一场恶梦。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了一两次，要是放到现在，真得查查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。当时，根本没当回事，还是拼命地写新闻。

说实话，走这条路不易。我记不清向报社投了多少稿件，都石沉大海，音信皆无。但我从没想过要放弃，心里常念叨：我没有上过大学，我的底子很薄，只有不放弃，才能有收获！心中也只有一个人的信念：开弓没有回头箭！写出来投出去也许发表不了，但不写永远也不会发表，只要锲而不舍，总有一天报纸上见！

俗话说得好：苦心人天不负。终于，1993年7月17日，我在原北京军区《战友报》上发表了一篇130字的小稿。拿到报纸，用“白云大妈”的话说：那家伙

给我激动得一蹦三尺高！我美得一夜没睡着觉！

有了零的突破，我便大踏步迈入了新闻写作这道门。稿子一篇篇见报，名字一天天被领导所熟悉。突然有一天，团政治处通知，要我到政治处当报道员。

就这样，我离开生活了1000多个日夜，让我心凉、让我温暖，还让我有些留恋的锅炉房，成了团里专职报道员。

如果说与同学“打赌”给了“我”“上蹿”的劲头，那么烧锅炉给了我人生一次转折的机遇，而当专职报道员又使我拥有了更高更大的人生舞台。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，也深知，要想在这个大舞台舞出一片天地，就要拿出在这一片天地立足的水平和能力。我没有上过大学，文化底子薄，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，只有苦学的恒心。所以我夜以继日地读书，没日没夜地写稿、投稿。

在写稿的过程中，我又自学了新闻摄影。文字稿件、图片新闻“两条腿走路”，接连不断地发表，获奖证书一个接一个地收获。至今，我还保存着两大箱子100多本获奖证书。

我因工作成绩突出被上级评为自学成才标兵、优秀共产党员，连续立功受奖，从战士被直接提拔为干部，后又通过努力取得了大专和本科文凭。我的作品集《岁月有痕》也正式出版，心血得以体现。

如今，成为团级干部的我时常想起那次“打赌”，想起同学的话语，真心感谢那位同学的“刺激”。也许有同学的“刺激”，我才时刻警醒自己：我没上大学，我底子很薄，我必须努力！这才取得今天的成绩。

我就想，考上大学对一个人一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，也是毋庸置疑的，但考上大学就等于事业成功、万事大吉？考不上大学，或者考不上名牌大学，这一生就不会有任何出息？真的未必！人生是一条线，线上有无数个点，大学只是其中一个点而已，上大学并非人生唯一一条路。

其实，人生犹如烧锅炉，只有不断地往锅炉里加炭才能保持炉火旺盛。同样的道理，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只有拿出坚定不移的恒心、意志，不断地自我加压充实能量，才能成就事业，实现人生梦想。



## 女贞树 冬青树

■徐桂荣

### 女贞路

这条路的两侧种了很多树  
高的是女贞。矮的还是女贞  
幽暗的灯影下  
高女贞在高处开花  
矮女贞在矮处开花  
花色恍惚。花影恍惚  
花香汹涌，沸腾  
丝丝，缕缕，纠缠翻卷  
以阵阵流风的形式  
将前面奔跑的四五个孩子  
一一吹散  
又将后面蹒跚而来的三两个老人  
吹成飘忽的影子  
这一年中最好的时节  
女贞树，身披一场盛大的白雪  
立于门前。立于路边  
花香以流风的形式  
一阵一阵，一阵一阵  
拂荡着低处的人间  
以及初夏这日日升腾的日子  
绵绵不尽，绵绵不绝

### 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冬青

我一直叫它女贞树  
我一直认为，女贞这个名字  
更贴近它叶茂花繁之美  
现在看着它在寒风中婆娑  
看着它，一整个冬天  
都举重若轻地  
举着满树厚厚的油油的青色  
抵御时光日甚一日的剥蚀  
而不像身后高大的杨树  
冷风乍起  
就褪尽全部色彩与叶子  
呈现出生命无奈的荒芜  
似乎它就是用青色做的  
似乎它枝枝叶叶里流淌的  
都是青色的血液  
白色的六月，繁花如雪的六月  
只是一个梦，一个幻影  
青——  
是它不改的色泽。火焰  
本质。与最终意义  
所以，它应该有另一个名字  
叫冬青。所以，它的另一个  
名字，只能是冬青

### 这里只剩我自己

自从小区广场上有广场舞  
来这里散步的人越来越少了  
这是我私自命名的女贞路  
路边高高矮矮地种满了女贞树  
女贞叶子的香气  
时而浓烈，时而清淡  
散发着迷人的气息  
来这里的人少了  
这条路，这些树，这些香气  
就理所当然地归我一个人所有  
现在，明月在上，微风轻拂  
女贞树厚厚的叶子  
一丛丛幽暗，一丛丛明亮  
并微醉着轻轻摇晃  
幽暗是一种静，明亮是另一种  
我在其间蹒跚，往返  
像一只老甲壳虫  
逡巡着自己富有的帝国  
心满意足，自得其乐